

歐陽文忠公文集

居士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

弦一作笙

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

者一字

有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節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

也蓋

舜一有堯
舜二字

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
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
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
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一有樂而趣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
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作無此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

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

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

一有自字

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

此一無字

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

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
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
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
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
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
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

一作君

皆僭

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
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
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
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
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
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
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
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
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
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
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

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
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
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爲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

弟一作兄

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

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
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
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
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
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
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
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
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
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
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
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

鑒矣

一作有作朋
黨議四字

魏梁解 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

一作

不黜魏而辨
注曹魏朱梁

不爲僞議者或

非予

一作

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

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